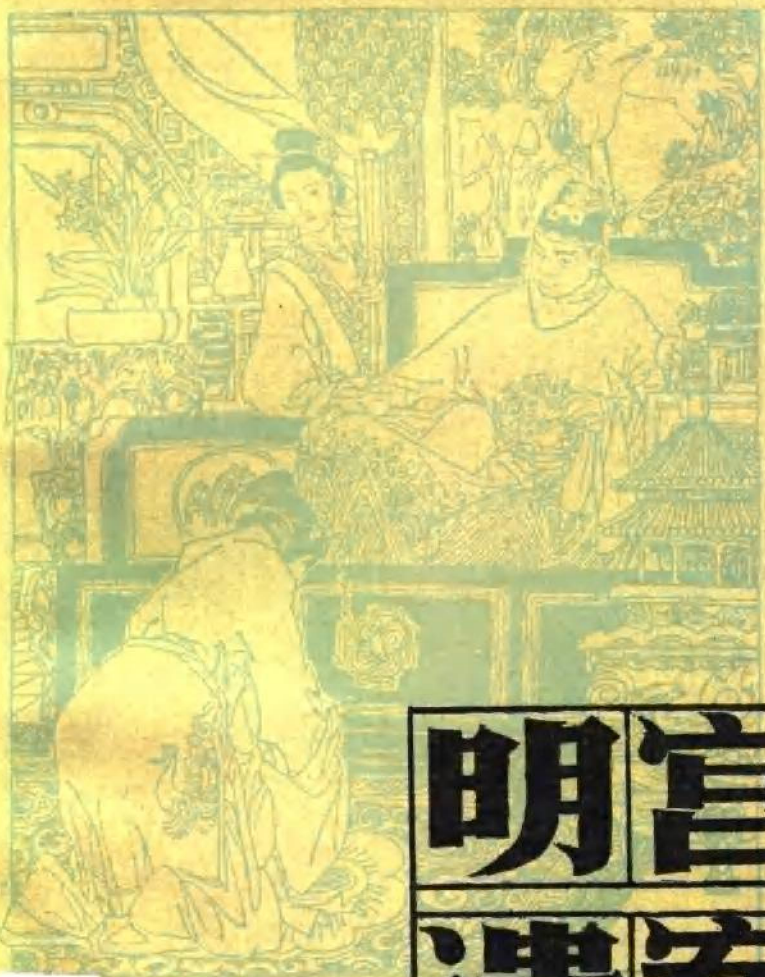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明宮遺案

崑 芑 芜 岭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明 官 遗 案

站 芑 芑 岭

责任编辑 李明性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625印张 187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,500册

统一书号 10394·17 定价1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明朝后期宫廷斗争的长篇历史小说。

万历当朝，长期幽居深宫，以酒色自娱。皇长子常洛因其母失宠，而不得东宫正位；郑贵妃恃神宗之爱，蓄谋立己子常洵为太子。几番明争暗斗，常洛终封皇储。神宗驾崩，常洛继位一月，即被害。熹宗登极，又有皇妃拒不移宫之乱。围绕此有名的“挺击”、“红丸”、“移宫”三案，皇帝和后妃，内廷和外廷，各派政治势力展开了争权夺位的激烈角逐；集中地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、残暴和自私，以及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尖锐对立。小说不仅塑造了万历、郑贵妃、常洛、恭妃等皇帝和后妃的形象，还写了一批忧国忧民，正直忠义的大臣、太监和僧人，特别是刚直不阿的户部大臣孟养浩的公子孟俊，由于对封建统治者有了逐步清醒的认识，终于投入农民起义，走上武装反抗封建王朝的道路。

此书采用传统小说形式章回体，故事性强，语言简洁。读后对了解明末历史，正确认识封建社会，颇有益处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一代权相归太虚
两宫母后教少帝 (1)
- 第 二 回 弄风情贵妃承厚宠
初亲政神宗惊噩梦 (7)
- 第 三 回 续天潢恭妃诞元子
恨切切贵妃定毒计 (14)
- 第 四 回 帝妃设誓高元殿
王安窥破巧机关 (23)
- 第 五 回 国舅定计除冯保
贵妃如愿生龙子 (31)
- 第 六 回 喜盈盈郑贵妃封为皇贵妃
疑惑惑李太后逢遇怪方丈 (38)
- 第 七 回 国舅计害皇长子
佛惠偶然窥天机 (47)
- 第 八 回 黄衣人勇救皇长子
神宗帝假意立皇储 (56)

- 第九回 贪权位江一舟定计三王并封
伸正气孟养浩死谏午门受杖 (65)
- 第十回 男悲女痛患难中定盟
遭恶逢恩路途上遇师 (75)
- 第十一回 王太监忠义泄机密
马官女斗胆盗密誓 (84)
- 第十二回 文华门群臣跪谏争冠礼
乾清宫神宗惊于一妖书 (93)
- 第十三回 江小姐苦在心头甘死节
孟公子急救情人逢恩公 (101)
- 第十四回 患难临头忠贞女逃离苦海
冤家狭路恶少年终遭恶报 (110)
- 第十五回 抱病体神宗愧对王皇后
思恭妃昏君渐识郑氏心 (118)
- 第十六回 报深仇四凤血溅仁寿宫
恨贵妃神宗传旨立太子 (126)
- 第十七回 杀人灭口奸雄亡身
发泄私愤忠臣被擒 (134)
- 第十八回 弄巧成拙害人害己
柳暗花明获取物证 (142)
- 第十九回 刻书匠青楼丧身
陈太监屋内毙命 (151)
- 第二十回 郑氏兄妹定计夺皇位
陈汝忠百户起兵谋叛 (161)

- 第二十一回** 中飞镖郑公子归天
闻变乱明神宗昏厥 (170)
- 第二十二回** 惊喜讯恭妃亡殁
兴感喟神宗思过 (181)
- 第二十三回** 姜丽山巫蛊害君
李太后义斥郑氏 (190)
- 第二十四回** 受指使张差闯宫禁
救太子孟俊立奇功 (198)
- 第二十五回** 王之案巧审张差
郑贵妃害人灭口 (207)
- 第二十六回** 郑贵妃金蝉脱壳
疯张差凌迟处死 (214)
- 第二十七回** 寿数尽神宗晏驾归天去
册皇后西李恃宠保郑氏 (223)
- 第二十八回** 怀阴谋香雪希宠
求封后二妃定计 (233)
- 第二十九回** 新天子纵欲致病
崔文升用药施奸 (242)
- 第三十回** 抱野心魏忠贤钻营
贪位禄方从哲媚主 (251)
- 第三十一回** 光宗魂归太虚界
康妃身离乾清宫 (260)
- 第三十二回** 阴谋败露罪犯伏法
红尘窥破孟俊弃官 (268)

- 第三十三回** 遇恶落难忠臣被戮
逢凶化吉奸臣得路 (277)
- 第三十四回** 一封密信权奸设谋
一道圣旨佛照自尽 (286)

第一回

一代权相归太虚

两宫母后教少帝

话说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日，穆宗驾崩。六月一日，刘钧登极，改元万历，大赦天下。是为明神宗。此时内阁首辅为高拱，次辅为张居正。那高拱素与太监冯保不合，穆宗死后，冯保依仗两宫太后的信任，擢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，便将高拱赶下台来。张居正与冯保关系一直很密切，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内阁首辅。却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后，因有冯保与两宫太后支持，神宗又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，朝内一切大权抓于他一人之手。凡事无论巨细，都由张居正决定，呈报神宗，冯保代神宗朱笔一批便可实行，神宗皇帝也不过是一傀儡耳。且两宫太后又把神宗皇帝托付给张居正，要他严加管教。张居正不负太后重托，对小皇帝要求极严，稍有不轨，便加责训。那神宗皇帝每每见了张居正，总是老老实实，规规矩矩。闲话少叙，却说张居正大权在握，慨然以天下为己任，整顿吏治，严惩贪污，杜绝贿赂，吏治为之一清。同时，

他又任将使兵，巩固边防；修治黄河，清丈土地，均平赋役。大明王朝百废俱兴，朝纲大振。举国上下，倒是一派歌舞升平景象。

光阴荏苒，转眼到了万历十年六月，张居正突然撒手人寰，升天去了。内阁已不再是张居正的内阁，神宗也不再是十岁的孩子。朝政大权在迅速地转移，国势也在急速地变化。

却说张居正死后两个月，时交中秋，皇宫御花园内，秋菊怒放，争艳斗奇。李太后一早起来，心中郁闷，胡乱用过早膳，便起驾来到后花园。眼前美景，无心赏玩。两日来，神宗的变化使她平添忧愁。自打张居正死了，神宗便改变了每日朝见两宫太后的惯例，到后宫来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今天已经是半个月没有来了。李太后倒不是出于礼节上的考虑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她与天下的母亲一样想使儿子不离自己左右，希望每时每刻都能确切地感触到儿子的存在。自从神宗十六岁成婚之后，李太后就搬出了乾清宫，监护的责任委托给了张居正。从那时起太后便感到心里不踏实，儿子的衣食冷暖，日常起居，都使她放心不下。只有每天清晨，神宗下朝后来慈宁宫、慈庆宫看望两位太后时，她才稍稍放下心来。如今，张居正死了，辅佐他的大臣是否象张居正一样尽心竭力？神宗是否能担当起国家的大任？这一段时间神宗不进后宫，太后预感不妙。因此心情郁闷。她刚刚在万花亭落座，一个宫女禀道：“陈太后驾到！”

李太后急忙起身，走出亭子相迎，卤簿仪仗前导，陈太

言款款走来。陈太后曾生有一子，但未满周岁便夭殇了。此后她没再生育。李太后虽是神宗生母，但名义上陈太后却是神宗嫡母。陈太后为人厚道，非常喜欢神宗，和李太后处得如同亲姐妹一般。李太后平时也非常尊敬她。

两位太后见过礼，来到万花亭分主次坐下。陈太后比李太后长四岁，已是四十挂零的年纪了，但神彩奕奕远胜李太后。看到李太后脸上满是愁云，微笑道：

“贤妹，今日秋高气爽，满园金菊盛开，正可尽情玩耍，何故怏怏不乐？”

李太后长叹一口气，说：“太后不知，皇上半月有余没到后宫。如今天下多故，皇上刚刚亲政，定是万机待理。半月不见，不知身体如何，饮食起居可知道樽节？昔时，皇上在我的身边，还可放心；今日独处在外，又年轻心盛，会不会做出荒唐的事体？”

听了李太后的话，陈太后也长吁一声，说道：“近日我也有所耳闻，皇上自张太师死后，行为乖张，常常于郑妃宫内通宵饮酒，以至多次误了早朝。那郑妃为人狡黠、柔媚，工于心计，皇上沉缅此妃，我委实担心。”

李太后听陈太后这么一说，大惊失色。心里一急，不觉站起身来说：“太后，先帝宾天之日，亲将皇上托付你我。如今之事，如何对得起先帝？”

陈太后说：“贤妹且莫急。官中传言不可尽信。依我看先将冯保叫来，问清皇上近日起居。如若真个如此，再从长计议不迟！”

李太后点点头，急令传冯保来见。

接到太后懿旨，冯保匆匆赶来，匍伏于万花亭台阶之下，朗声说到：“奴冯保奉旨见驾，太后千岁，千千岁！”

陈太后对李太后使了个眼色，挥退了两边侍从宫娥，对冯保说：“公公且上得亭来回话。”

冯保在两位太后对面落座后，李太后问：“皇上近日身体可好？起居是否如常？我们在内宫耳闻皇上近日所为，心中十分不安，但不知确实与否，你可据实奏来。”

这冯保平时深受两宫太后信任，从万历初年开始，便以神宗保护人自居，神宗直呼其“大伴”。所以，他在两宫太后面前敢于有话直说。

“启禀太后，皇上龙体无恙。只是近日脾气大变，饮食起居大异于前。自张太师故后，奴之言，皇上很难听得进去，皇后宫上已多日不进，每天大多沉缅于郑贵妃处，饮酒歌舞直至三更，常将早朝推迟。平时四方章奏，皆置之不省。暇时便巡游于“豹房”一带。数次要微服出巡，奴以死相谏，方才作罢。昨天，皇上在郑贵妃宫内寝宿，至今尚未起床，早朝已传旨免了。奴受先帝和太后重托，不能辅君为尧舜，罪该万死！”冯保说完，扑通又跪于地上。

两位太后听到这里，心中不禁一震。陈太后对冯保说：

“公公忠心为国，我们姐妹铭感在心。望公公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尽心尽忠协辅皇上抑恶扬善，以成尧舜之君。其他事情我们从长计议。下去吧。”

“等等！”李太后叫住了要离去的冯保，“传我旨意，

让皇上到慈宁宫见我！”

“遵旨！”冯保慌忙叩头退下。

冯保走后，李太后忍不住心中一阵难过，泪水涌出眼眶，对陈太后说：“姐姐，我要亲自劝劝他。他小时候是个很听话的孩子，现在一定是听了什么人的教唆。”

陈太后说：“贤妹不必过忧。明镜之上岂无半点尘埃。有贤妹好言相劝，皇上定能力改前非。过几天，我再劝劝他！”李太后忧心忡忡地点点头，二人作别还宫。

却说神宗昨晚在郑贵妃处玩得痛快，未免多吃了几杯酒，三更时分才尽兴而睡，直到日上三竿方睁开眼睛。郑贵妃已经起床，见皇上醒来，便风摆杨柳地走过来搂住神宗的脖子，娇声娇气地说：“早晨冯保叫皇上早朝，我替你传旨免了。”神宗听了，心中也不免生出一丝愧意，说：“又误事了！”

郑贵妃听神宗如此说，将脸故意一沉，道：“上朝，上朝，有甚大事。”说罢，又把头埋于神宗怀里，撒起娇来。

这时只听得宫门外冯保高声奏道：“启奏陛下，李太后懿旨，请万岁慈宁宫陛见！”

神宗一听慈圣太后召见，忙从郑妃怀里爬起来，匆匆洗漱一毕，便起驾向慈宁宫而去。那郑贵妃心里虽是不悦，却因太后懿旨，也不好阻拦，只是叮咛一句：“晚上早来啊”，便由神宗去了。

神宗已半月没去后宫，心中不免忐忑不安，步辇之上不住地问冯保：“太后可有什么要事？”冯保故意避而不答：

“奴不知。”

不一会，到了慈宁宫。神宗进了宫门，抬头一看，李太后满脸怒气坐在檀榻之上。神宗慌忙上前单腿跪倒说：“儿皇向母后请安！”

“请安？你还记得我这个母亲？！半个多月了，你没有来过后宫，你都是干什么去了？！”

“母后息怒！只因近日事务烦重，奏疏山积，儿皇殚心竭智难以区处，只好秉烛继日，母后处往来遂稀。望母后恕罪！”神宗窘迫，只好谎言搪塞。

“哼！你殚心竭智，我且问你为什么最近屡免早朝？你今天为什么直睡到日上三竿？”李太后大怒。

“这……”神宗一时语塞。

“还敢巧言饰非。你终日嬉戏于豹房之内，数次欲微服出游，这就是你的殚心竭智？！饮酒歌舞，通宵达旦，这就是你的秉烛继日！你……你，你气煞我也！”

冯保看到太后色变，连忙跪倒，口称：“太后息怒！”

李太后摆了摆手说：“冯公公你且下去。”冯保只好退下。

冯保退出宫门，等在门口，只听得李太后边说边哭，边哭边说，神宗悄无一言。

约摸过了一个时辰，听得太后高声说道：“‘社稷为重君为轻’，你一身系天下之安危，荒嬉无度，如何君临天下？”又听得神宗低声分辩了几句什么。太后突然一拍桌子，高声道：“大胆！给我跪下！”

冯保听到这里，急忙推门进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弄风情贵妃承厚宠

初亲政神宗惊噩梦

却说冯保听得太后发怒，急忙推门进去，但只见神宗低眉垂手，双膝跪地，他也忙跪下说：“太后息怒！今日之事全是小的不能克尽辅导之职，有负太后的嘱托。皇上圣明，小过如浮云蔽日，不掩大德。”

神宗这时已经明白是冯保告的黑状，不禁狠狠瞪了冯保一眼。李太后说：“冯公公替你说情，且饶你一次，回去处理公务吧！”

神宗回到乾清宫，御膳房送来了午膳，神宗一肚子火气哪里还能下咽？他斥退侍从，独自坐于御案前，脑子里翻腾的尽是母后的呵斥。

下午，神宗心情稍微平静下来，批阅了几件奏章，觉得脑袋有些发胀，便让身边的一个太监和他下棋。这太监连连败北，神宗这才高兴起来，晚饭吃得也相当香甜。

晚饭后，管事太监端着一个镶金银盘走来，往神宗眼前

一跪，说：“请皇上过目，”那盘上面放着十几个漆成绿色的银牌，上面用金字写着神宗各位妃子的名字。神宗看了一眼盘子，遂将写着郑贵妃名字的牌子翻过去。管事太监便退了下去。这表明神宗今晚还要宿在郑贵妃宫中。

原来，明朝在嘉靖帝以前，皇帝宿于哪个妃子处，本是什么也没有规定的，皇帝高兴去哪个妃子处，晚上去便是了。嘉靖年间，世宗梦想长生不老，听信江湖术士的话，用童女初次月经练“硃砂”服用，使宫娥们深恶痛绝。一天晚上，世宗居于一妃之处。刚刚睡着，六个宫娥用白绫勒紧了世宗的脖子。不料，白绫结了死结，世宗得以不死。这次谋害事件以后，世宗便采用翻牌的办法，皇帝决定去哪个妃子处，由管事太监预先通知妃子作好接驾准备，同时安排太监夜间守护。

晚饭后，神宗起驾离了乾清宫，来到郑贵妃住的仁寿宫。郑贵妃早已在宫门口接驾。那郑贵妃今日浓装艳抹，穿一件素色湘绣丝裙，高挽乌丝，珠玉满头。眉如春柳，眼似秋波，更添几分姿色。神宗满心高兴，双手扶起贵妃，二人相挽走进宫内。

这时，早有宫娥送上两杯清茶。郑贵妃挥手让宫女们退下，掩上官门。这郑贵妃本是伶俐得很，善观言察色，看神宗虽然高兴，但眉宇间总露出几分忧郁，知道定是有事。遂故作娇嗔地撅起嘴说：“说早来，到现在才来，好不叫人心焦。”说着便走过来半倚半靠在神宗身上。神宗将郑贵妃抱搂在自己腿上说，“我有几件章奏没有看完。这不是早早就

来了吗？”

“哼！我才不信呢！”郑贵妃在神宗怀里扭动着。

“还是早早歇了吧，我感觉累了。”神宗摸了摸郑妃的桃腮。

“我这就铺床去。”郑妃略理乱鬓，轻移莲步，拾掇床铺去了。看官：神宗有正宫皇后和几十嫔妃，为何独喜郑贵妃一人？却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。

郑妃的父亲郑承宪原籍南直隶徽州府，自幼作绸缎生意。嘉靖年间江南倭乱，郑承宪带一批绸缎跑到京师，在西城绒布胡同开了一间郑记绸缎庄。一年后，经人说伐，与香河县一个马氏女子成婚。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国泰。三年后，又诞降一女，乳名月娘。月娘生得聪明乖巧，夫妇俩甚是疼爱，待长到十一二岁便出落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，马氏视为掌上明珠，哪舍得让她学女红针线？也就在这时，郑承宪染疾久医无效而亡，十五岁的郑国泰撑起一家门面。

却说万历五年正月十五，京师上元节。西城搭起一座数十丈高的鳌山。夜晚来临，灯火辉煌。舞狮子的，耍龙灯的，好不热闹。京师百姓们晚饭后都走上大街观灯，连那平日大门不出、二门不入的小姐也都在家人、丫环的陪伴之下来看灯会。大街小巷真个是人山人海，磨肩擦踵。月娘随着哥哥国泰出门看灯，在鳌山下经人一挤，两个便失散了。月娘素来胆大，哥哥不在身边乐得玩个痛快，也就随着人流奔波起来。

那天晚上，神宗听到满城震天价响的锣鼓，看到光焰腾

腾的灯火，便闷不住了，偷偷换上便衣和两个太监溜出宫来。三人来到街上，看过鳌山灯火，便随着舞龙灯的队伍沿大街东去。那两个太监四双眼睛直往女人丛中瞟，看到漂亮小姐就指给神宗看。神宗渐渐也不看什么龙灯，只是一个劲地跟着他两人在仕女群中穿梭。三人不觉来到珠市口，神宗正盯住前面一个姑娘看，不料，撞在一个人身上，那人“啊呀”一声回过头来，却原来是月娘。但只见这月娘体态轻盈，丰姿旖旎，肌肤洁白如梨花带雨，春腮娇红似桃花放开；眉如远黛，唇如朱樱，杏眼含羞，顾盼生情。直看得神宗消魂荡魄，忘了走路。月娘本想发作，看眼前这相公身材颀长，眉清目秀，仪表非俗，一腔火气也就烟消云散。忍不住抿嘴一笑，转身往家走去。等那月娘走出十几步，神宗才明白过来，急忙招呼两个太监尾随而去。月娘三转两转进了一条胡同。神宗三人紧追不舍。月娘回头见三人跟来，心中不免着慌，边跑边回头看，脚下突然一绊，跌倒在地。神宗三人急忙跑上去。两个太监刚要动手，被神宗喝住，亲手将月娘扶起说：“小姐可曾伤着？刚才多有冒犯，请小姐恕罪！”

月娘一看三人没有歹意，反倒来了横劲，指着神宗道：“看你斯斯文文，也是知书达理之辈，却为何跟踪我良家女子？”

一太监刚要发作，神宗忙一把拉过他说：“适才撞着小姐，实在抱歉。本欲送小姐回家，实无不良之心。”

月娘看神宗诚惶诚恐模样，娇嗔地一笑：“跌坏了我，看我轻饶不了你！”